

船多者十餘隻少者四五隻防兵每船兵不  
及二十名未足當往來哨探之用烏能禦大  
敵乎今遼東見在兵馬與續調出關者已逾  
七萬尚望風奔潰寇至不能爲片畧之相持  
東省之兵原不及各邊之一二而乃與各邊  
同調遣也單而益卑弱而又弱如厝火將焚  
乃先撤水比至燎原不可救而後望水于西  
江不亦晚乎有爲臣設策者撫臣在外苟有  
利地方不妨預爲調度顧今之所難者非兵  
也餉也從乙卯大侵後齊民易妻炊子骨肉  
相食官無留帑今歲重加搜括倉庫所積或  
有乾蝗數百擔他無長物今秋復懼大旱職  
之所守者一片黃茅瘠土卽欲招兵餉從何  
出乎朝廷歲徵東省銀米不啻數百萬則何  
恤割其什一以饒兵使六郡嘗爲國家輸貢  
稅哉緩視登萊者大都謂虜不習海不知奴  
酋近造巨艦繫以長纜餉道一通往來如是  
揣彼之意蓋欲投鞭天津問渡江淮非但窺

登萊而逼青濟也萬一遼陽不守必竭通國之兵復力拒山海關以遏賊賊必由金蓋汎舟南下乘虛直擣如秋籜迎風離披解散此時南北並急天下事不可爲矣宋逮炎四年張公裕引大船擊金人於海此後金人截江蹈海如履平地誰爲虜不習舟之說誤乃公事耶夫奴酋之強較倭遠甚昔年倭患此中隄防百倍兵陣嚴密劔戟森羅統將添兵筭無遺策今以汰存之兵赴調援之令遺下疲軍懦丁無裨于用東省之危如一髮之懸九鼎可復望奴酋終不犯哉目下饑寒乏食旣憂生計復苦催科民心已離大亂將作本省之兵力不足以警黑夜之伏戎殄綠林之逋寇卒有警息何以應之且海岱

神京之肘腋也都城有緩急將待援于山東今以東省之孤弱進無入援之兵退無自完之策腹心有急如手足痿痺之人不能運用惟聽人之加侮而已

皇上不付山東於一擲請復舊日防倭之兵處今日應添之餉或留新編或設協濟或從部發或議改留容職移咨閩浙撫臣廣募海上善戰水兵打造堅厚船隻酌量添設叅遊守備等官分布要害增募陸營勇健兵卒以壯軍威奴酋奸細聞之必消睥睨此伐謀而先戒備之善經也職見遼事張皇陷一城則思調一方之兵馬萬一東省有警不識于何調遣且臨期調遣何救于事職請與當事者約如職之議添兵設將地方安危職任其責倘不行職之言置海防于不講撤重地于不顧異日有不可知之事職不敢任其辜職之所以爲東省謀者思過半矣若三諫而不從不得不以朝廷之地方聽朝廷之自爲計職力無如之何矣伏祈

聖明軫念東藩重地少加裁納焉

○禮科給事中元詩教題爲遼事日急一日人情日緩一日乞降

嚴旨切責當事諸臣以救危遼事竊照遼自今春  
三路喪師後開原再陷鐵嶺尋失任遼事者  
若蹈湯赴火旦夕恐不能支談遼事者若畫  
餅克饑兵餉粹不能具近該經畧熊廷弼賊  
謀掩臣不備一疏奴且以騎虎之勢乘我我  
且以纍卵之危當奴勝負成敗之局幾分強  
弱衆寡之數不敵遼事之急莫甚于此時矣  
夫遼急而我卽與之俱急已爲補亡羊之牢  
將不勝箠膺之悔况戶兵二部大小諸臣反  
往往以緩相應又有如今日之甚者乎他不  
具論第就職同官姚宗文奉差一事言之查  
旨下在七月二十五日合朝伏

闕千難萬難始徼得之儻亦

聖心轉動之會乎使乘此機括作速具奏當無不  
報可者乃延至二十餘日直待宗文具疏相  
催越二日覆疏始上職愚竊謂久稽不覆老  
成持重務中肯綮耳及睹覆疏則又有未盡  
然者遲轉遲疑趨趨觀望迄竟未得

旨不惟阻轉圜之聽抑且成轉石之艱時乎時乎  
不再來一誤再誤所傷滋多此不可不深長  
思也又如募兵一節聞山西兵到京已久行  
糧耗盡河上逍遙漫無統攝有因而逃散者  
問其所以曰無餉也曰索餉于戶部不之應  
也此等情狀淺言之掉臂而去不可復回其  
害小深言之脫巾而呼祇速之亂其害大嗟  
嗟樞臣于是乎失筭矣何不明問某省募兵  
已到若干應給月餉若干何處屯扎何日操  
練備造花名一冊移送戶部具本題知

勅使發餉餉之發不發戶部任之則兵之去不去  
呼不呼自有爲之慮者胡計不出此乃以大  
司馬日造大司農之門頻行控告比于叩  
閭之苦而曾不得一覩其面一聆其咳唾之餘  
悵悵而返亦足悲矣然此微獨樞臣之過也  
若計臣則尤可異焉未蒙嚴譴便爾杜門咄  
咄書空閱月不出請謁都絕堂皇幾廢若不  
勝其憤懣悒快之極者公私困敝籌國無能

枉抱挈瓶之智衰病侵尋褊衷莫效空貽覆  
餽之羞嗟嗟計臣于是乎失處矣當

聖諭之方宜也何不直陳入告曰借解金花等銀  
臣實爲之臣之罪也奪臣之俸惟

皇上罷臣之官亦惟

皇上然遼餉實窘措餉實艱金花等銀恐終不得  
不借審能如是

明主可以理奪幸也如

聖怒猶然未釋

聖心猶然不轉則以款款悃悃之極思爲正正堂  
堂之危論一疏不已再疏繼之再疏不已累  
疏繼之無可奈何卽以此舉決去就之義豈  
不韙哉胡見不及此輒于進繳

聖諭疏中自言于某日起

壽宮公幹于某日事畢方回于某日卽擬恭進  
前項銀兩是明明說出非干已事司官實爲  
之矣夫借解旣出司官則罪謫自加司官于  
是始而罰俸旋復降調誰實致此最後一著

猶謬與乞恩其如勿欺之義何取厭取輕臺  
臣已見其肺肝矣如此伎倆殊覺恍惚能爲  
皇上了此軍國大事否耶然此微獨計臣之過也  
蓋職前疏責成戶兵二部條上兵食方畧兵  
以十萬計餉每歲以三百萬計是酌中之數  
爲經久之規兵集而餉亦可支餉儲而兵亦  
可恃區區管見妄意或不出此乃兵部調發  
之兵如許召募之兵如許多踰十萬之外此  
豈三百萬餉所能取足者計臣之叩心天地  
五體俱寒大聲以呼夫何怪焉顧欲措餉必  
先覈兵則有戶部主事楊嗣昌之疏在矣指  
陳利害洞見底裏真戶兵二部對症之藥頂  
門之針也伏乞

皇上亟下其疏

勅令二部加意講求虛心商確務底至當然後一  
一舉而措之兵卽于此覈餉卽于此措既有  
必然之畫自無築舍之搖道在相成事期必  
濟此誠今日救遼一大窾會也舍此不爲雖

今日說兵明日說餉曾何益于成敗之數哉  
夫以今日息緩之人情當今危急之遼事其  
爲必不得之數亦明矣乃當事大臣積習不  
破俎以爲嘗執拘者藐視人言如飄風之過  
耳恢張者亂聽人言如庸醫之下藥徒滋議  
論徒費口舌曾未有以遠慮弭近憂以真心  
幹實事者吁可嘆也職一腔熱血惟知報國  
不敢避嫌故輒再疏爲之摘發如此仍乞

皇上嚴

勅戶部兵部各督率司官淬勵供職凡關遼事當  
行者卽行勿彼推此諉當議者卽議勿左支  
右吾如不恪遵再敢玩視致悞軍機者堂上  
官戴罪該司官輕則奪罰重則貶秩決不少  
貸必人情能變緩爲急庶遼事可轉危爲安  
耳然尤望滿朝臣子各櫟一付精神合併注  
于遼遼苟旦夕支撐得過需之歲月漸圖減  
奴之舉佇觀經畧之成徵職犬馬之願畢矣  
○原任浙江杭州右衛經歷程繼怡題爲虜患已



至剝膚安危勢在呼吸謹陳一得之愚以壯  
國威以固金甌事臣江右人少學堯夫之學  
能辨吉凶兼習孫子之法預決勝負昨歲見  
奴酋悖順搖蕩邊疆髮指心裂遂不恤嫠婦  
之綿欲着祖生之鞭卽擬叩

闡獻策募壯士出關梟逆虜首以雪君父之耻  
上觀天象變異頻仍如此下窺臣將齟齬參  
差如彼且以筮之數未吉竟爾中止乃今三  
路敗後開原復陷潘鐵瀕危奴且視遼爲几

上之肉矣唇亡齒寒長安可慮臣恐奴旣擁  
兵外攻復搆西虜入薊內犯寇迫門庭而薊  
兵已半出關矣西兵已東援矣京軍且外調  
矣根本重地更何所恃時事至此尚忍言哉  
臣觀自古善用兵者莫不有軍師運籌帷幄  
計定于未戰之先而將卒臨陣無愴惶僨事  
之虞蓋將在謀不在勇兵貴精不貴多故老  
弱之卒可守邯鄲八萬之兵奏捷淮淝彼粟  
腹符堅未嘗不稱兵百萬也而竟敗衄者誠

不當能此料敵設奇有人雖多無所用之也  
今奴酋以數十萬衆摧鋒陷城殺戮慘毒名  
號驕盈終非大敵臣謂此時未易以勢力角  
當以柔制以謀勝也今臣不願叨半職卽有  
功力不願勒封賞惟願

皇上賜臣一紙

勅使臣以白衣領蕩虜軍師募南北壯士萬人名  
曰奇兵擇謀勇大將統之月餉以部臣司之  
臣惟專操演以神其技激勵以壯其志聯絡  
以一其心約五月內差有可觀用之于內可  
以固城守移之于外可以一夫當十撻伐犁  
庭在此一舉除設計用謀臨陣相機未敢預  
泄謹將募兵計練造器等項列款上請

一曰用將募兵夫廢棄之將功名已成身家念  
重勇敢之氣久灰此強弩末矢爾則舊將可  
無用也兵以新募亦不過烏合之衆遇敵必  
逃反以取敗若臣所指蕭升王永學盛忠張  
原朱文用頗希牧甯承惠田國社尹來廷李

盛松常道明張定陸文雲張希孟田國寶張世豪李虎樊應科等臣素知膂力過人半淹行伍有志立功此命其各募壯士若干卽以所募多少聽其約束則將識士心士識將意精神相貫然後隸于大將決無在逃臨陣退縮者是募兵之始兵已願爲將用而後將得以臂指相使矣伏乞

聖裁

一曰訓練激勵夫所謂訓練此非第區區督課漫無分別已也兵必有餉當于給餉中視所練之能否以爲厚薄使人有所觀感摩勵除安家銀兩照遼新例于原籍官司驗給外到京每名每月議餉銀二兩未訓練之先止給一兩訓練日使知弓馬仍頂盔衣甲于馬上操演弓刀知火噐者隨營安置車砲各如臨陣對敵備令慣熟訓以奇正之法虛實之機果其藝精每月加以五錢漸加之二兩而止再若技藝出衆不妨擢爲頭領官長以示表

異或訓練不精以月糧遞減久訓不能卽革  
除不用人旣以減糧革除爲耻復以增糧超  
擢爲榮各相競勸兵可鼓怯爲勇枝可習拙  
爲工是所謂以訓練寓激勵者也伏乞

聖裁

一曰火器實效夫火器除鳥鎗大砲外大砲俱  
用車載臣愚以造車分爲三號一號居先者  
高二尺五寸二號在後者高三尺五寸三號  
又在後者高四尺五寸車中釘以竹片使其  
堅滑用舊鞋底釘于車外使刀矢不能損操  
演時三號三層列于馬兵之前長號一聲先  
放頭號車砲長號一聲再放二號車砲頭車  
得以灌藥備用長號三聲始放三號車砲二  
號車得以灌藥又重放頭號車砲則三軍又  
得從容安頓不惟兵馬火器相聯而不相悖  
且砲得以源源不竭若賊未至而砲已盡則  
已至而愴惶失措也伏乞

聖裁

一曰盔甲堅固夫兵所恃者盔甲臣愚以爲每兵一名部給綱鐵六十斤上好絲綿二斤令官匠相體造煉鋼盔一頂甲一件盔甲外俱用綿飾使用外軟內鋼刀矢遇之不入我兵有所恃氣壯可冲突而不撓矣伏乞

聖裁

一曰選戰馬夫馬者將卒依以爲命交鋒砍殺必馬能四面圍轉圓活始可禦敵致勝若徒取其俵而駑鈍膽小眼斜見旗砲驚跳之類所謂外疆中燥將與兵易敗也臣愚謂除挑選寄養堪用馬外若再不足各給以價令其自買隨繩轉動馬匹赴驗如有不堪追原價外仍治以罪庶不至以駑馬悞事而馳騁有賴矣伏乞

聖裁

一曰速報功以激士氣夫有功而叙于摠帥誰肯捐軀代人之功者使臣得展白衣之能凡出征拒堵不論正兵奇兵或迎敵或埋伏所

用士卒皆臣指點若能斬獲真夷或擒酋王  
卽于本兵名下註功其應加官應世爵應封  
拜勘實卽報毋遲遏抑并不櫻爲已功彼三  
軍知有功必賞誰不攘臂爭先而肯落後自  
失功名則此勇往直前之氣可成百戰百勝  
之鋒何愁奴酋之鴟張哉伏乞

聖裁

一曰行權宜以益餉大內外告匱別無他策豈  
容束手坐視臣愚以京城內外官房官莊甚  
多而房租籽粒于上供何當涓滴今宜盡數  
查出變價平值出示召買仍諭承買之家無  
憂他有貽累人自樂應計旬月之間約可得  
數十萬兩伏乞

聖裁夫兵凶戰危而將歿官也况今大敗之後聞  
虎色變豪傑猶然掉臂臣豈不知已知彼敢  
後言混聽自取罪戾哉第聞俘請纓志切吞  
胡而審時度勢未容嘗試非兵之精勇不可  
爲悉心區畫度之已必能行而施之用必可

行以之驅虜安邦目前治標對症之藥計莫  
出此臣不勝仰望待

命之至

一册

查出變賈平其山示各買所儲承買之宋燕  
參而具時并詳于上封可當其商今宜盡燬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畫

十九卷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籌遼碩畫卷之二十九

已未季秋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經略熊廷弼題為謹遵

旨斬三逃將以正軍法併申明守備不設律例以  
定官守事職觀遼師所以屢敗不振者皆由  
軍士臨陣輒逃而將官實先倡之將官逃一  
不斬而後遂為常逃一將不斬而眾遂為常  
不但不斬也且領軍如故陞官如故皆得逃  
之之利如之何而不逃如之何而不敗職蒙

皇上賜劔許將帥以下先斬後奏職不敢肩越  
君命查得逃陣之將有標下右翼營遊擊劉遇節  
總兵坐營中軍王捷兩人逃城之將有鐵嶺  
遊擊王文鼎一人爲衆心所共憤軍法所不  
容者到任甫五日卽會監軍御史陳王庭部  
道諸臣單崇劉國縉閻鳴泰韓原善于都司  
衙門繫三將于廷下該職問曰昔在撫順從  
張承胤逃陣一次又從杜松逃陣一次者非  
劉遇節乎衆官曰然于法云何曰應斬又問

曰臨陣背主先逃致杜松呼恨切齒而死者  
非王捷乎衆官曰然于法云何曰應斬又問  
曰鐵嶺陷而棄城逃生者非王文鼎乎衆官  
曰然于法云何或曰文鼎到城僅一日情似  
可矜職曰主將應與城同死今鐵嶺城何在  
防援客將史鳳鳴等五六人何在情雖可矜  
法無可赦應斬遂縛出併斬之是日設六壇  
祭死事總兵道將軍民人等逐壇舉哀大哭  
畢卽將三首遍獻各壇以快死者之心而雪

生者之憤一時居民哀感官軍恐慄始咸知  
有軍法而不敢玩皆仰奉

皇上尚方威靈而非微職所敢擅行也顧職又思  
之官軍臨陣先退及被賊攻圍城寨不行固  
守而輒棄去者職得據律而斬之矣至守備  
不設爲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者斬之律  
止及守成帥而不及兵備守巡道及查例云  
兵備守巡官駐劄本城者罷職爲民若非駐  
劄處止降一級調用苛武縱文恐非法之平

也原國初以來重武輕文如撫鎮曰鎮巡三  
司曰都布按有司曰衛府之類一切防守事  
務專責守邊將帥者甚重故律例亦重自正  
統後始設守巡然亦不過爲查錢糧理詞訟  
釐奸弊而設其責輕故律例亦輕及後改兵  
備奉有無事修整邊隘補練兵馬有事督率  
兵將相機戰守之

勅而責綦重矣今且奴隸將帥一兵一馬一器一  
械無不出于兵備之手而責極重不返矣兵

備要作將帥誰敢不作兵備不行將帥誰敢擅行以致今日事事廢壞不曾設一守備者皆兵備官怠玩不任之過也其心以爲卽不幸而失陷城寨安往而不得爲民所以輕玩律例安心立意不肯上緊做事卽如署開原道推官鄭之范棄城而逃猶敢援例具呈以希脫免弛設備之擔開逃城之端則此例實有以導之職聞定罪之法視責任爲輕重今兵備之責旣重于將帥則守備不設之罪亦

當同于將帥更乞

勅下刑部會同九卿科道確議各邊兵備守巡官應否與守邊將帥同論遂著爲令則人人知責無可諉法無可逃不敢不晝夜整頓兵馬器械城池墩臺一切戰守事務以救死不暇其何怠玩之敢圖而法旣行于文官則武弁亦益知警懼其有裨于邊務豈曰小補之哉

○經略熊廷弼題爲主帥不堪軍旅乞賜速易併勅到任駐瀋以保殘鎮事職觀河東地方已失去

大半僅存遼陽瀋陽兩城留得遼陽然後可以存遼陽而東規清撫北規開鐵則瀋陽尤爲今日最重要地河東總兵今戴罪李如楨駐守其間終日兀兀莫展一籌將懈士離情危勢急職不敢避臨敵易將之忌終以濡忍而敗乃大事自三路覆師雖三尺童子皆知開鐵先亡如楨新總兵六師不先往據守却乃縮往瀋陽以致兩城相繼而陷自有一定之國法在職姑

不論只如賊陷開原捆載重累奸淫酗酒昏沉而歸而如楨不能擊其惰一不堪賊陷鐵嶺東賊與西虜爭殺而如楨不能乘其敝二不堪不惟不能乘其敝而且虛報西虜三萬合營致驚遼瀋軍民逃竄幾盡三不堪開鐵陷時賊止驅掠男婦及貴重細軟之物遺下老幼及盔甲火器等項無算而如楨不敢收回盡被西虜檢拾而去四不堪忽報斬獲無數忽又報止獲數顆忽報東西合營衆寡不

敵忽又報官軍奮勇斬獲甚多致人有割死  
虜以報功之疑五不堪賊以二千騎入三岔  
口如楨倉卒同河西總兵率領人馬奔至榆  
林舖乃止假令是賊誘兵使出而大衆直搗  
瀋陽將如之何六不堪地頭撥馬妄報墩軍  
烽火妄傳而如楨不能責禁七不堪職恐如  
楨壞瀋夜半馳馬赴瀋調度問以傳烽火方法  
莫對問以立營方法莫對八不堪防瀋官軍  
折毀民房不能禁強割田禾不能禁各將渙

散不能統制軍丁所持皆斷弓折矢朽甲敝  
戈而不能整頓九不堪自陳願募遼人守遼  
今不能募而且將如栢所遺內丁逃去七八  
百名不問不追十不堪凡此不過指其大略  
而熟窺其底裏卽人事尋常且欠通曉况軍  
務重大那得分明不意中府會議時何故拂  
省臺李奇珍楊鶴等議而定用之以至于此  
若今又不主持亟遣李懷信來代而瀋陽必  
亾瀋陽亾而遼陽隨之職不敢任咎當解綬

而西歸罪

闕廷請樞臣自來經略如怕滿且犯擾執留懷  
信職願往彼收拾使神京無恐草疏方畢適  
接兵部咨題奉有李如楨本當拿問究治但  
大虜未退杆禦無人姑照前

旨仍戴罪管事着殫心奮力誓死滅賊之

旨職敢不欽遵勉強留用但其人已奄奄忽忽無  
復神氣縱使戴罪管事而無心可殫無力可  
奮徒知揅死而不能滅賊死更害事此其亟

亟當易無疑確當以李懷信來代別無可易  
者也至于開原道韓原善初至遼陽卽欲請  
兵三萬往復開原職壯其志而無兵可遣不  
得不僑寓遼陽非其所屬委用多碍除團練  
新兵二千外實無所展其才者職欲委用同  
總兵彈壓諸將共守瀋陽撫開鐵逃亡漸爲  
北窺之地終以非其分土不便責成必須  
明旨着令駐劄瀋陽信地屬以專任一面督同諸  
將共圖瀋撫戰守事宜一面招撫逃亡收拾

軍馬器械等項爲恢復之備則展布有地本  
官得預爲開鐵之謀而彈壓有人職亦得少  
分撫濟之慮此今日共保殘鎮急着也伏惟  
聖明亟賜施行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王庭題爲直陳遼左空  
虛之形伏乞

聖明亟勅兵部速議將兵以濟燃眉事遠自三路  
覆軻繼以開鐵陷沒猛將健卒堅甲利兵霜  
蹄汗血一時殆盡雖有僅存鋒鏑之餘者多

解胄棄馬裸體空身虛有兵數而已臣蒿目  
艱危株守遼城六閱月會疏畢疏請將領兵  
馬不啻穎禿楮敝而出關將卒寥寥該臣自  
本年三月後經點除四川步兵一萬外惟昌  
薊兵六百六十餘員各山西宣大兵三千四  
百五十餘員各保河真定兵九百餘員各開  
原道募兵一千六百餘員各山海延綏兵二  
千五百餘員各總計不過一萬有奇援兵數  
止此矣內惟柴國柱內丁及開原道募兵大



半精壯可濟緩急其餘寢貌頹形朽甲鈍戈折弓爛矢者復居其半雖費畫劉國縉新募兵近一萬三千餘人又皆無盛甲無器械空拳赤體可謂之兵哉我國家金甌全盛兵將蓄之累朝器械藏之武庫馬匹養之外廐豈憂匱乏但當事者視東事尚在若緩若急不能求之卽得呼之卽應夫來如飄風行如驟雨此奴賊之疾勢也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奴酋之險謀也望月思逞一月一犯捨此奴

酋之定候也向猶奴酋顛力吞噬河東已虞難支近且陷開鐵復拘執宰酋挾其助兵聞宰夷部落團聚鐵嶺浸浸有交訐之勢矣遼事至此尚可易爲哉每聞回鄉供吐叛賊李永芳與賊畫策若待新經略至布置得定猝難犯捨欲乘其初到攻其無備且稱攻戰不勝期死于遼城下夫賊勢猖獗東結西連方有旦暮豕突之形我之援兵東那西借不啻西江引水之遠遼其及圖乎新經臣一聞鐵

嶺之警倍道至遼陽刻意振刷旬日內賞信  
罰必簡兵買馬廣間諜弔死亾巡歷瀋城查  
要害之烽火亟芻束之採取施爲次第漸已  
改觀惟談及兵馬器械則與無米而炊者等  
惟共臣仰屋浩歎而已頃開原道臣韓原善  
入遼憤開鐵不守毅然以恢復自任謂當茲  
北關望救西虜交構之際宣諭挑激使夷自  
爲攻乃目前一大窾會又時屈西成秣穀滿  
野借田畝之利招撫逃民爲力最易欲請兵  
三萬留一萬駐鐵嶺應援以二萬直趨開原  
而黃龍舊物仍復版圖臣與經臣直壯其言  
而又無奈無兵無馬無器械何也近據北關  
稟報謂奴酋自攻鐵嶺後傾衆連營撫順關  
外欲以弱兵萬餘佯攻虎皮驛而以精健直  
搗遼陽又殺朝鮮陪臣金景瑞等以防內變  
則其志可知已夫此朝不保暮之遼而有此  
促襟露肘之勢臣安得不爲之危不獨爲遼  
危且爲薊三輔暨神京危矣伏乞

皇上亟命兵部將總兵李懷信統領本部家丁七百名并已經題過應援兵將朱萬良等帶領薊鎮真保兵四千員名星夜前來以救旦夕之急其續題各鎮兵將更乞

嚴勅速發如期早援以救倒懸之危再發戊字庫見存盛甲鎗刀火器及硝黃諸物專官押解庶幾萬一可保無虞儻遼瀋復蹈前轍天下大事去矣惟

皇上垂聽焉

○禮部司務孫學詩題為邊報日益危急

廟謨宜出喫緊謹陳愚見以收實用以濟時艱事臣惟夷狄之患自古有之而獨用人行政漫然不得其要領者其受禍為最烈則詩詠天方蹶無然泄泄者良足思也今奴酋復耽耽遼陽矣遼陽不守京城當不知何如震動而臣旁觀今之用人行政有一切當得力者乎臣不勝其扼腕而有一得焉敬為

皇上陳之

一守城之人宜留天生豪傑原不易構構而不用猶之無人今在京者儘有才望堪應援急謂宜廉其人留之乃陞者陞差者差致陞辭之人多于朝見之人一旦賊兵臨城東西南北可猝呼與謀耶則留人不可不亟也

一幕義之士宜收草澤之中自有英雄苟以忠義而來我待以忠義如近日李慎言陳繼怡等咸稱死士若干咄嗟可招儻用之果效勝於調募數千里外百倍不效止于不用其人而已安得遂逆其無用而令之解體徒自隘其網羅乎則收士不可不亟也

一練兵之任當蚤夫器械弓馬技藝豈旦夕能令其閑熟既付一意擔當之徐光啓而御史之銜猶禁不卽下

皇上豈同考選者一併愛此官耶夫熊廷弼以御史授兵部侍郎而光啓以十六年詞臣尚不妨晉九卿乃猶然遲遲直指一命無論無以鼓有位豪傑而克詰之事悞者多矣則練兵

不可不蚤任也

一海上之防宜酌防海之兵原自有額募而補之亦足以備况風濤奴所不習以我所習禦彼所不習一可當十而水兵亦可緩調以免騷擾以省芻牧也

一土兵之調宜減夫土兵大較嘯聚山箐慣爲劫掠父母妻子牛馬相煦未嘗與大敵爭命於對壘今顧空寨而調能必其來乎來能用命乎况不如數而來則褻我

詔旨而急之有不測之變乎既奉有成命從少可也

一火器之用宜廣奴兵慣戰奴馬健衝驟然以騎當之危難取勝而火器實我長技可先發以制奴之死命苟製得其法用得其人則一人一砲可當一勁將一砲之中一子可當一勁卒一里內外飛殺賊兵計砲一千抵精兵一萬近柴國柱所請當速運赴都城之內更宜多置至用火器之人練兵者尤宜着意布

列有層數相繼有疎密點放有里候務手與  
器習器與敵相當是不可不重謀也

一守城之具宜備彼百計以攻我亦須百計以  
守一不能應事卽去矣守城有弔操以拒攻  
車有抵篙以禦雲梯有弔車以便游兵上下  
有火毬以防夜襲有柰何木以禦攀越有兩  
竿閣籬以禦梯鉤諸如鐵蒺藜火鼠穴西瓜  
皮砲之類不可枚舉可漫置不講直待臨事  
措手不及耶是守兵不可不備也

一調募之行糧宜預近見西鎮之兵經過都城  
赤身枵腹莫可控訴儻非山西巡撫解有千  
金涇陽之變卽在目前此後募調者源源而  
來若仍前不爲支給輦轂下可忍言乎蓋司  
馬調募當知會戶部司農籌餉宜照管兵曹  
慎勿彼此不相貫也凡此數者無甚高論然  
於戰守之計或切中一二其大窾係實在

皇上臨御

皇上不肯與羣臣一面無非謂天下事一票發足

了而不知臣子精神意氣非望見

皇上天顏不振非諦聽

皇上天語不悚譬之心竅靈而耳目手足乃能各效其官伏惟

皇上於一月內卜一二日於一日內卜一二刻出御文華殿吐緊關數語作臣子忠義而退則何事不舉何敵不破而顧甘以靜攝增憂患何哉臣一念芹曝之忠昧死上陳願

陛下敕下當事諸臣再加酌議施行

○工科給事中祝耀祖題爲遼左虜警告急薊門留將非宜敬陳末議以佐

聖斷以救危邊事竊惟制治於未亂在審安危而救敗于垂危在權緩急今日之勢朝不保夕莫急於遼陽遼陽不保而後薊門有土崩之患震及京師始無寧宇故醫病者急則治標而撲火者甚則毀屋未有一身一家之事自分胡越而迫禍患相棄也邇聞奴酋又乘延弼規畫未定空巢而來掩其不備又見按臣

陳王廷疏稱據北關金白稟報謂奴酋自攻  
開鐵後傾眾建營撫順關外若以弱兵萬餘  
佯攻虎皮驛而以精健直搗遼陽又殺朝鮮  
陪臣金景瑞等以防內變若是則奴謀甚狡  
轉盼大舉半壁欲摧即廷弼饒有方略然兵  
單分守則烏散多驚既難當不突之勢而棄  
瀋固遼將齒寒受病豈能抱柴立之身所恃  
居中策調相機進止阨險設伏運奇擊強此  
惟總兵李懷信智勇能辦必欲執留于薊門

而以遼左為孤注恐一擲而盡入于奴天下  
事尚忍言哉職非不知滿且諸虜蠢蠢思動  
如撫臣劉曰梧關臣董元儒身在事中臚列  
警報設慮甚長但薊門距京師猶在肘腋聲  
息相援即簡將增兵近而易索蒐而多應以  
視遼之孤懸天外在遼諸臣之委肉虎吻者  
難易生死較若列眉而又有見于經臣忠肝  
欲碎血眼幾穿不得不與爭旦夕之命而圖  
社稷之存也故懷信宜星夜兼程往代李如



慎其朱萬良宜遵

明旨遄往無逗留而觀望也蓋今日將官避遼如避湯火往往虛喝巧躲張皇蒙蔽等君命於弁髦視國事如兒戲此風一倡尤而效之將見自亂安問夷狄伏乞

皇上赫然獨斷

勅定李懷信朱萬良刻期出關庶幾法令嚴明軍聲整肅危遼可保其薊門統領大將及兵馬頻調應援空虛可慮亟宜速選干城廣募買

補以練訓于平時而折衝于千里然度今日之遼兵弱馬羸器械朽鈍雖有調募如驅羣羊必不能與虜格鬪僥倖取勝惟是以奴策奴以夷攻夷如職前疏及臺臣王象恒科臣姚宗文官應震纏纏訐謨切中肯綮乃近日西虜爭構北關望援其氣可乘其怒易激若天假我以機會湊合巧妙是在經臣務爲寬深不測之量使詐使貪運籌股掌而有道臣韓原善毅然力任當令赴瀋彈壓諸將南固

遼陽北規開鐵漸底成功然信地不責成則  
各道失事多卸罪于諸將而寇未至則泄泄  
怡堂志隳整頓職謂守備不設文武道鎮宜  
均任其責而後能激勵共圖恢復更祈

天語申飭無事寬假以作疆場之氣而壯忠義之  
膽母曰經略任事便足駕馭自委其轡也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事維新有機兵餉報  
數宜確敢陳公明易簡之法以破積弊以永  
圖治事竊惟遼東一年之間費餉三百餘萬  
無損奴酋秋毫而加徵搜括遍於海內臣部  
疾首痛心極矣除前請

旨行查外臣朝夕考求其冒破之故亦有灼然大  
數尚容另疏申明以資經略閱視諸臣覆覈  
然亦不過遺契之僅存顧未必能使散盡之  
金復還故吾也惟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則  
于經略交代之始臣不能無厚望焉所望于  
經略者何也前日遼東之兵備敵則不勝其  
少喫餉則不勝其多前日遼東之餉一索則

急如星火而使人不敢遲一發則用如泥沙而使人不敢問此無他故兵分于各道而所取者餉司之銀各道不問其有無餉總于餉司而所養者各道之兵餉司不知其虛實譬如兵共一城餉分兩項新餉給新兵何以知非舊兵之易名而冒也舊餉給舊兵何以知非新兵之卽兵而兼也又如新兵原食一兩二錢今遞加至一兩八錢則以新而溷新者有之舊兵原食四錢又遞加至一兩二錢則

以舊而溷舊者有之又如新兵遞加往開原者一兩八錢鐵嶺一兩六錢而此兵以何日到開原何日到鐵嶺未嘗問也舊兵遞加其上等者一兩二錢中等者八錢而此兵之原食雙糧原食單糧未嘗問也以至年終并不用一行字奏報年例之循環對卷茫然了不可問臬如不問可已耳卽大地盡作金錢難填此無底淵海必欲問之不惟掣肘之嫌予人口實抑且脫巾之禍立取身殃此其道將

安出哉臣爲有問之之人有問之之法有問  
之之時人者何餉司各道皆有錢糧之責初  
無互覈之權其惟經略乎蓋餉司所據于各  
道者紙上花名耳而各道當卽據花名乎畫  
地駐防者以紙上防相機策應者以紙上應  
于彼多索餉則不得少載兵彼多載兵則不  
敢頻失事此可以功罪按者也彼據調募則  
不敢諱逃亡彼見逃亡則不能昧存省此可  
以情形揣者也以此問各道能不吐實乎卽  
不吐實于他人能不吐實于經略乎而經略  
先爲責實則各道不敢虛名覆車伊邇換局  
方新有實心做事之人則自有開口告人之  
事臣謂今日問餉之人不得不屬經略一也  
法者何遼兵雖衆惟有新舊兩端遼地雖寬  
惟有河東西兩路河東分遼陽海蓋開原三  
道河西分廣寧寧前兩道而道盡矣某道屬  
分城若干堡若干而地盡矣某城某堡內外  
舊兵若干新兵若干而兵盡矣某兵之內分

食幾錢者餉銀若干幾兩者餉銀若干而餉盡矣如是種種之數斷自經略交代前一日止責令各道盡將所屬城堡見在之兵見食之餉編造總數撒數冊報經略其冊務要直截簡明先開一道所屬凡城堡兵餉合爲一道之總則總數也次分城堡某城凡兵餉爲一城之總某堡凡兵餉爲一堡之總就中卽撒數也其城堡內不許又開某標下某門下某將官下某南京某浙江某四川等營以致

紛紛名色猶如捉鬼捕風漫難稽考所當痛革此冊造就留經略覈實掛號印發餉司餉司照膳底冊一本存案仍將道冊轉申到部卽將冊內各道分管城堡兵餉總數另具一揭發抄其交代後兵馬或有更置錢糧或有增減定令各道每月一次冊移餉司餉司每月一次冊揭報部發抄之制一如前或使朝野內外曉然皆知遼東凡道城堡兵餉一一燭照數計在目前而後呼吸可以相聞緩急

可以相赴從前關隔不通之病至此都除若  
道冊不經經略仍是前此花名揭抄不遍長  
安又與舊套循環無異則經略得而問之臣  
謂今日問餉之法不得不關經略二也時者  
何見在遼兵前法已備新舊月糧可算無遺  
矣援兵在途又有行糧比其到遼必須着伍  
因而問之山海關曰某日某處兵若干出關  
問之三岔河關曰某月某日某處援兵若干  
過河問之遼陽餉司曰某月某日某處援兵  
若干到遼分撥某道屬下其某堡管內應食  
某項餉銀問之各道曰某月某日某處援兵  
分撥若干已到某城某堡管內開食某項餉  
銀除餉司各道收造入冊一月一次彙報外  
其山海三岔二處守將隨到零星具揭驛報  
抄傳不過出片紙附便郵而行糧可算着伍  
有期亦不至如前此汶汶矣出關過河到遼  
着伍固皆有時不及經臣受事初創立此法  
日復一日恐又因循臣謂今日問餉之時不

得不乘經略初到者三也行此三者朝廷不煩動色當事不嫌掣肘將卒不等脫巾而餉自可節兵自可精但責經略而已此臣所望于經略者不綦厚乎然臣非漫言也經臣昔按遼時正有召兵添餉之事讀其奏繳新餉疏內有云營不成營與無將同將不成將與無兵同其何揀于寡弱而新餉又不專爲新兵支用是使新兵有增之名無增之實新餉有爲新兵而增之名無爲新兵而食之實恐虛糜此餉者不在老弱充數邊吏影冒而在營旅之不成分散之不合也嗟嗟此十年前因病下藥之言而今日膏肓之痼殆復過之再讀其屯田修邊一疏有云內地千零萬落北盡南空洶洶皇皇共欠一反漢以匈奴千里轉餉而天下困唐以藩鎮耗竭國用而人心離宋以西北用兵括盡民財而社稷墟古今敗亡之禍未有不始于邊鄙終于腹裏者嗟乎此十年前剗肉醫瘡之喻豈料他日板

蕩之憂究竟不能外是哉夫經臣于十年前  
籌邊憂國蚤見及此今日之事兵須實兵餉  
須實餉一切剔蠹釐奸豈俟臣詞之畢而臣  
所長嘆者今日之內地又非昔日之內地今  
日之兵餉又非昔日之兵餉經臣前日言之  
則蚤今日圖之則晚矣宋儒有言必有體國  
之人而後可以獲治兵之效臣望經略之臣  
今日治兵之中不忘前日體國之慮此社稷  
生靈之福豈臣一人私幸哉除臣一面劄行  
餉司外事關經略者伏乞

天語叮嚀同心共濟依臣此法設誠行之遼事尚  
猶可爲臣部尚猶可應不然臣力竭矣臣之  
罪亦甘之矣其如我國家何其如遼事何

○兵科給事中吳亮嗣題爲再陳兵餉之計懇乞  
聖明俯賜採納以維封疆事職觀前日三路進兵  
我兵多于賊而反爲賊所敗者由于部分不  
明偵探不實而師行無次第故也計興師一  
年有餘我衆未及八萬而用過金錢近六百



萬由于校閱不精支放不一故也兵興以來  
言兵言餉章滿公車而未見有一毫可紀之  
實由于議者太多任者不力戶兵工部互相  
推諉但求一身之無事未及大計之安危也  
職以爲欲安京師莫若練京兵但秦寧侯老  
矣一切軍旅之事盡付之協理爲政分弱者  
以乘城教強者以出戰苟赴湯蹈火之士得  
五萬人焉則軍威自振矣滿且一婦人勾引  
非類敢于窺竊職以爲欲安薊鎮莫若存恤  
屬夷而速修臺堡昨者洪水衝決之地督撫  
當親自查覈誠能憑藉險阻逸待勞飽待饑  
俟其氣竭而擊之未有不可勝者遼人累敗  
氣弱病在兵力薄耳然商賈旣少流寓又多  
調和旣難安插不易則又患在兵多爲今之  
計在經撫閱視三臣總計遼東新舊兵共得  
幾何分爲勇怯中三等得軍幾何便知用餉  
幾何卽如瀋陽一城總計城守及哨路之人  
共若干其孤兒寡婦應優卹者共若干一處

明白則處處明白支放自清楚矣四方調募之兵既至都下當有以養之每口支通倉糧一石此事勢必不可免者但議金錢應于何項支給耳遠兵未必得到近者當差官催促如盔甲火器等項已奉

明綸督發矣而戶兵二部尚未見有專官督運漢塞瓠子河侍從要官咸抱薪負土而後克濟此何時也而彼此推諉體貌之細事乎兵部題知之事已奉

俞旨矣如姚宗文原爲奉

旨查閱者也但當明白註定駐劄何處料理何項疏一入則事可辦耳當此之際豈宜從容流覽奔走真定保定之時哉職聞天道予順正臣子立功成名之日而無奈將士之惟怯何兵事尚詭尚速而無奈臣子之從容迂緩何兵取諸紙上之空名而不知其綜覈餉取諸民間之骨血而不察其實用大臣小臣但求免于人言而不顧歲月之後事勢云何詔屢

改而人不知所從議日多而虜笑吾之拙事  
可勝言哉職願

陛下斟酌人言獨決大計當行者毅然行之當覈  
者斷然覈之有奇才俊氣者登之浮言防務  
者逐之庶乎

國家尚有神氣而四夷尚聞風知懼也

○巡視廠庫工科給事中祝耀祖雲南道御史俞  
誨爲查解軍器關繫非輕謹循職掌以覈實  
用事蓋自三路控峒開原鐵嶺相繼告陷全

遼軍器盡沒虜中欲以赤體空拳之人而當  
鷲發鯨吞之衆不待對壘而我軍已無生氣  
遼陽危若累卵矣頃以經臣熊廷弼請發軍  
器職等職掌攸關請宜躬自檢閱俾無朽鈍  
以資捍圉若火器一項非逐件試驗恐運至  
遼陽臨發炸損反受其害且脚價不貲虛擲  
金錢是以寧甘勞役不憚瑣屑欲詣庫局精  
覈檢查異運一器有一器之用而蚤一刻濟  
一刻之危也乃補牘未幾忽奉